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九十六回 兩道婆騙去人財 眾衙役奪回官物

居家應切忌，莫與六婆親。善縫青眼罩，慣送綠頭巾。 生出無窮事，騙去許多銀。領人行貧路，便已降邪神。能使良人賤，饒教富者貧。半途要奪去，有趣這班人。

寄姐將狄希陳交付了書辦呂德遠合門子盛於彌，囑付他上宿，夜間好生聽著，有甚緩急，即速傳梆。狄希陳漸次醒了人事，只苦渾身疼痛，不能翻身。睡到半夜，越發聲喚起來，說噁心要吐。呂德遠合盛於彌連忙在火盆裡面頓了暖酒，將血竭調了灌下，旋即平安睡到天亮。

寄姐早起梳了頭，自己抱了小成哥，叫人領了小京哥，出到外面書房看望。狄希陳說：「半夜依舊噁心，甚得呂德遠合盛門子的力，又飲了血竭暖酒，方才止了噁心。只是渾身疼痛，不能動轉。世間有如此狠人，下這等毒手，打我這樣一頓！不是你急忙相救，我這命昨晚已是斷送他手。」寄姐道：「『沒有高山，不顯平地。』你每日只說是我利害，你拿出公道良心，我從來像這般打你不曾？零碎扇你兩耳瓜子是有的，身上搥兩把也是常事，從割捨不的拿著棒椎狠打恁樣一頓。我叫人熬下粥兒了，你起來坐著吃兩碗。」狄希陳說：「我心裡還惡影影裡的，但怕見吃飯。」

寄姐正合狄希陳說著話，只見素姐拋著頭，又著褲，跑將出來，吼說道：「你不快叫人請進二位師傅來，是待等我第二頓麼？」狄希陳唉哼著道：「只怕他起過身了，那裡趕去？」素姐道：「就去到天上，你也說不的要替我趕回來！要趕不回來時，你別要你那命！」狄希陳只使眼看寄姐，又不敢說叫人趕去。寄姐道：「既說叫趕他回來，你就著人趕去；你看我待怎麼？」狄希陳吩咐：「叫差的當人往江上，將昨日來的兩個道媽媽子，好歹趕回來，還有話說。」素姐道：「你家有這等道媽媽子麼？別要輕嘴薄舌的！趕去的我稱呼是二位奶奶！」

張樸茂傳到外邊，悄悄的吩咐去人，說：「昨因是不曾留這兩個老婆進內，所以老爺吃了這頓好打。如再趕不回來，其禍不小，千萬必須趕回才是。」差了兩個快手，一個名字叫是胥感上，一個叫是畢騰云。

兩人承了旨意，趕到江邊，恰好正在收拾起身。兩個快手向前說：「衙中傳出，說昨日老爺偶然有事，不曾留得二位奶奶進衙款待，心甚不安。今特差人請二位奶奶進衙，另要申敬。」侯、張兩個道婆心裡其實是要轉來，故意又要推托，說道：「你的官府合前日到的奶奶，都是俺兩人的徒弟，俺教他修身了道，他公母兩個，才得修到這步地位，享這高爵厚祿，無限榮華。昨日俺從千鄉萬里，舍著命，老年入川，送他媳婦兒來到任裡，做了官就不認的師傅了。你就不待俺們頓飯，你也可留俺到裡邊給杯空茶吃吃，叫俺同伴們看著也與俺兩個增些體現。誰知一頓捨將出來，每人丟給五錢銀子。你見俺們是這樣行持哩？俺這是在路上，不得不收斂，沒敢奢華。你還不知俺家裡過的日子，十方的錢糧供著俺們吃用，百家的綢緞供著俺們的衣穿。張大嫂瞞著漢子送柴，李大娘背著公婆送炭。俺不耽著強盜的利害，俺享用著強盜的風光，他那官兒就放在俺們的眼裡呀！昨日那每人五錢銀子，俺極待使性子不收，看著女徒弟的體面，只得收他來了。俺們還想討他的第二頓的小饌，翻身回去？你就是抬八人轎兒來接，俺也是不回的！」

那胥感上、畢騰雲再三懇央，同伴的眾人又再三的攛掇，侯、張兩個方才許了回去，叫眾人再等他半日。兩個快手一人守候，一人跑去喚了兩頂肩輿小轎，簇擁兩個道婆坐在裡面。兩快手扶了轎槓，說是老爺的師傅，將轎直進儀門，抬到宅門首下轎。素姐親自接了進去，彼此見禮。寄姐慢騰騰的從內出來相見。素姐怕侯、張兩個叫出不好聽的名來，連忙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妹妹哩。」彼此也行禮相見。

侯、張兩個又尋狄希陳相會。寄姐還不言語。素姐道：「我為他沒叫請二位師傅進來，請了他頓小小的棒椎兒，動不的，睡著覺挺屍哩！」侯、張道：「爺喲！你的家法還這等利害麼？他如今做官的人了，差不多將就些他罷了，就打的他這們等的？他雌牙捏嘴的躺著，俺兩個可有甚麼臉在這裡坐著哩？」素姐道：「狗！要不打他雌牙裂嘴的，他也還不肯叫人請您回來哩！」寄姐吩咐叫人擺果碟，定小菜，整肴辦飯，款待二位鄉親。素姐見寄姐叫他鄉親，慌忙說：「你不知道，這都是咱家做官的師傅哩。」寄姐道：「我心狠，乾不的吃齋念佛的營生，沒有師傅。」

端上菜來，寄姐待陪不陪的。留完了飯，素姐讓侯、張兩個在衙內前後觀看一回，又讓他兩個進自己房去，扯著手，三人坐著牀沿說梯己親密的話兒。侯婆子悄聲問道：「這就是你的二房呀？眉眼上也不是個善的，你合他處的下來呀？」素姐道：「起為頭他也能呀能的，後來也叫我降伏了。如今他既是伏了咱，我也就好待他。」侯婆說：「雖是也要好待，也不可太於柔軟。那人不是善茬兒，『人不中敬，弔不中弄』，只怕踹慣你的性兒，倒回來欺侮你。」素姐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他那魂哩！」

兩個又道：「你真個把做官的打的動不得麼？」素姐道：「我怕他腥氣不打他？打夠七百棒椎！是我常事也打，奈不過人們拉拉扯扯的，再沒得打個心滿意足的，沒照依這一頓可叫我打了個足心自在。我不知他身上疼與不疼，我只知道使的我只胳膊生疼，折了般是的，抬也抬不起來。」侯婆道：「人不依好，在路上我沒合你說來？到了衙裡，頭上抹下，就給他個下馬威。人是羊性，你要起為頭立不住綱紀，到底就不怎麼的。你沒見公雞麼？只鬥敗了，只是夾著尾巴溜牆根，看見還敢回頭哩？」張道婆道：「你打他這們一頓，他那小娘子就不疼，沒說甚麼？」素姐道：「我也料他有話說。誰知他一聲兒沒做，他倒也說不該回出你二位去。」又問道：「二位師傅，這回去盤纏還夠呀？」

侯、張兩個道：「咱家裡算計，來回不過八九個月的期程，咱這一來，眼看就磨磨了七個月，回去說快著走，也得四五個月，就把一年的日子磨磨了，正愁沒有盤纏哩。」素姐道：「不消愁。二位師傅，我叫他每人送二十兩盤纏。」侯、張道：「不當家！他送就肯送這們些？俺又沒有敬意送了你來。」素姐道：「怎麼！使了他賣地賣房子的錢了？脫不了是沒天理打著人要的！『賣豆腐點了河灘地，湯裡來，水裡去』呀，怎麼！」侯、張道：「雖是這們說，財帛又沒在你手裡，他不肯，你也就『燈草拐』了。」素姐道：「他不依？不依又是一頓！」侯、張道：「他在那裡睡哩？俺尋著看他去。」素姐道：「雌牙裂嘴，鬼呀似的，看他待怎麼！」侯、張道：「恨這們沒情歹意，可也不該看他去。合他一般見識待怎麼？俺既進在裡頭，咱看看是。」素姐要了鑰匙，陪著侯、張兩個，要出去看狄希陳，也叫寄姐同了出去。寄姐道：「我叫丫頭跟著您去罷，小成哥哭著待吃奶哩。」叫過小涉棋、小河漢兩個跟了出去。

狄希陳道：「起動二位千山萬水的將幫了他來。」素姐道：「虧了他千山萬水將了我來，你還不放進他來，給他鐘水喝哩！」侯、張道：「狄老爺，你怎麼來？身上不好麼，唉唉哼哼的！俺剛才也勸俺的徒弟來，俺好善的說他來麼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實虧不盡二位！還不得二位苦口勸著，一頓就結果了哩，還有這口殘氣兒喘麼？」素姐道：「你這也倒是實話，卻不是哄哩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二位遠來到這裡，再多住幾日。」侯、張道：「俺各處都也燒過香，看完景了。正待開船過江，狄老爺你差的人就到了，俺又不好不進來的。已過擾的久了，俺就告辭罷。狄老爺，你做官也有好幾年了，一定也就大升三級。咱家裡再相會。俺也再合頂上奶奶說，好歹保護你升做極好的官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我心裡只待要做個都堂，你二位得只遂了我的願，我傾了家也補報不盡的。」侯、張道：「這不難，都在俺兩個身上。情要頂上奶奶肯看顧，這事難麼？」

素姐道：「我合你說呀：二位師傅路遠，出來的日子久了，沒有盤纏，每人待問你借二十兩銀子哩。你好歹騰挪給他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我做著甚麼官哩，一時就挪得出四十兩銀來？」素姐瞪著那貫單爪，主道：「你說沒有呀？四十兩銀值你的命麼？就不問你要，看他兩個也倒不得討吃家去。我只看你是要財不要命的！他既說沒有銀，二位師傅就請行罷，我待做甚麼哩。」狄希陳連忙

答應道：「你請二位回後頭坐去，我努力刷括給二位去。」素姐道：「每位除二十兩銀子外，每人還要兩匹尺頭。這們老遠合我來，你不該每人做兩件衣服？這也消我開口？」狄希陳說：「都有，都有。我回人收拾。」素姐方才把侯、張兩個讓進後邊，專候狄希陳的尺頭銀子。

素姐進去，呂德遠合盛門子進門伺候。狄希陳長吁短歎，眼裡滿滿的含著淚。呂德遠道：「老爺身上不安，正是氣血傷損的時候，極要寬心排遣，不可著惱，使氣血凝滯不行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兩個婆娘合他有甚相干，逼我每人送二十兩銀，兩匹尺頭？這叫人怎麼氣得過？」呂德遠道：「這送與不送，只在老爺自己做主，也十分強不得老爺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凡事依我做得主，倒都沒事了。我剛才略略的遲疑了一遲疑，便就發了許多狠話。他卻是說得出話，便就乾得出事來的主子。我流水倒口應承，方才免了眼下的奇禍。」

呂德遠又道：「這兩個婦人一向在老爺奶奶身上果然也有好處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神天在上，要是受下他的好處，把頭割給他，咱也是甘心無怨的。不知被他多少禍害！好好的良家的婦女，引誘著申寺燒香，遇廟拜佛，佈施銀錢，搬運糧米，家中作惡，都是這兩個婆娘的挑唆。昨夜這場奇禍，一定又是這兩個潑婦路上挑唆來的。叫我拿銀子貼補仇人，怎麼不令人生氣！」呂德遠道：「聽老爺這般說，這兩個婆娘，止於新來的奶奶喜他，老爺是惱他的。果真如此，事有何難。老爺依小人的算計，不叫老爺在衙受惱，又替老爺出了昨日的怨氣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你有甚麼方法，便得如此的妙處？」呂德遠道：「老爺快叫人兌出足足的四十兩來，分為二封；再叫人尋出四匹上好的尺頭。都送奶奶面前，當面叫奶奶驗看明白，分送了二人，即時打發了他出去。奶奶要銀就送了他銀，要尺頭就送了他尺頭，奶奶還有甚麼不足，可以與老爺合得氣呢？豈不免不了老爺心裡受氣？小人帶領幾個人，跟他到江岸上，將銀子尺頭盡數奪他回來，還分外的羞辱他一頓，替老爺泄泄這口冤氣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這事當頑要的，叫他知道，你這分明是斷送了我的命了！」呂德遠道：「若是叫他曉得，自然當不起的，還好算得手段？這是神鬼莫測的事，怕他甚的？都在小人身上，老爺壯了膽，只管做去！」

狄希陳還有些狐疑不決。呂德遠道：「若老爺衙中銀子尺頭一時不得措手，小人外邊去處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銀子尺頭倒也都有，你只好生仔細做去便了。」叫人取出銀子，呂德遠外面庫裡要了天平，高高兌了二十兩兩封銀子，用紙淨包停當；又是每人一匹綾機絲綢，一匹絨紗，四方蜀錦汗巾，使氈包托了，送到素姐面前。

素姐道：「『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』。拿天平來，我把這銀子兌兌，別要糟鼻子不吃酒，枉耽虛名的。」拿了天平進去，逐封兌過，銀比法馬都偏一針。又叫二位師傅：「你仔細驗驗成色，路上好使。」侯、張道：「買我甚麼哩麼？有差些成色的，俺也將就使了。」素姐道：「甚麼話呀！我好容易要的銀子哩，路上著人查著使假銀子的，這倒是我害二位師傅了。」侯、張兩個將兩封銀子逐件驗看，都是絕倫的細絲。素姐又看那汗巾，說道：「這汗巾，我卻沒說，是他分外的人事。他要凡事都像這等，我拿著他也當得人待。」侯、張道：「既是濟助了俺的盤纏，又送了俺這們好尺頭，好汗巾，俺就此告辭罷。趁著這沒有風，過江那邊宿去。明日好早走。為師傅的沒有甚麼囑付：你是孤身人，娘家沒在這裡，俺兩個又不在跟前，凡事隨機應變，別要一頭撞倒南牆。」素姐作了別，又請寄姐相謝。

寄姐叫丫頭回話說：「奶奶奶小叔叔，放不下哩，請隨便行，不見罷。脫不了也是個降伏的二房，辭他待怎麼！」侯、張曉得在素姐房內私下說的那話，一定被人聽見，所以說出這個話來，有甚顏面相見。回話了聲「拜上二奶奶。」往外就走。寄姐房內發作道：「怪塌拉骨蹄子！夾著狗屁走罷了，甚么二奶奶三奶奶！你家題主點名哩？」侯、張也都假妝不曾聽見，罵得訕訕的，走到外邊，齊到狄希陳書房再三致謝，說：「來得路遠，可是沒捎一點甚麼來送給狄老爹，叫你送這們些盤纏，又送了尺頭汗巾，可是消受不起。俺剛才又再三再四的囑付徒弟，這比不的在家，凡事要忍耐，兩口兒好生和美著過，再休動手動腳的。丈夫是咱家做女人的天，天是好打的麼？他一定也是聽俺的話的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他別人的話不聽，你二位的是極肯聽的麼。多謝！我這又起不去，謝不的二位，我只心裡知道罷。」侯、張兩個又道：「俺剛才在徒弟屋裡坐了會，也說了幾句話，大約都是叫徒弟合人處好望和美的。你那位娘子不知自己聽差了，又不知是人學的，別了意思，像著了點氣的。剛才俺說辭他謝謝擾，他推奶孩子沒出來。俺聽的罵了二句，可也不知罵的是誰。他要是錯聽了怪俺們麼，狄老爹，你務必替俺辨白辨白。這們待了俺，俺就不是個人，還敢放甚麼狗屁不成？可是說『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』。你明日做完了官，家裡做鄉宦，可俺止合一個徒弟相處好呀，再添上一個好呢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合一個相處，就夠我受的了，不敢再勞合兩個相處。」張老道說：「咱趁早出去罷。」朝著狄希陳戳了兩拜，千恩萬謝，到後堂依舊坐了肩輿，還是胥感上、畢騰雲兩個快手送去。

出了城門，望那江邊，尚有一里之遠，回看城門，已經數里之遙，從樹林中跑出七八個人來，齊聲吆喝：「快放下轎裡頭坐的人出來！我們奉老爺將令，快將詐騙過成都縣裡的銀子、尺頭、蜀錦、汗巾，盡數放下，饒你好好過江活命回去！若說半個『不』字，將你上下内外衣裳，剝脫罄盡，將手脚餛飩捆住，丟在江心！」侯、張兩個出在轎外，跪在塵埃，只說：「可憐見萬里他鄉，本等借有幾兩銀子，要做路費，將就留下一半，願將一半奉上，尺頭也都奉獻。」眾人道：「不消多話，快快多送上來！只饒狗命，就是便宜你了！」侯、張兩個都是要錢不要命的主子，豈是輕易肯就與他？眾人見他不肯爽快，喝聲下手，眾人都上，侯、張方才從腰裡各人掏出一大封銀來，又從轎內取出汗巾尺頭，盡數交納。眾人方道：「姑且饒恕！快快即刻過江，不許在此騷擾，也不許再坐轎子。快叫轎夫回去！」眾人還押了侯、張兩個上了船，站立看他上了那岸，空船回來，方才進回城內。

再說童寄姐打發侯、張兩個去了，發作說道：「真是人不依好！我說千鄉萬里，既是來了，這也可憐人的。你既是知道了好歹，我倒回頭轉意的待你。你倒引了兩個賊老婆來家，數黃瓜道茄子的，我倒是二房了！大房是怎麼模樣呀？我起為頭能呀能的，如今叫你降伏了？我叫你奶奶來，叫你媽媽來，降伏了我！人不中敬，我說你是敬著我些兒是你便宜，你只聽著那兩個賊老婆試試！來了幾日，把個漢子打起這們一頓，差一點兒沒打殺了。我只為叫那昏君經經那踢陟的高山，也顯顯那平地。我不做聲罷了，你倒越發張智起來。那兩個強盜蹄子，是你的孤老麼？一定有大雞巴入的你自在，你才一個人成二三十兩的貼他的銀子，貼他的尺頭！是做強盜打劫財帛，叫你拿著憑空的撒？我只待喝掇奪下他的，我惱那伍濃昏君沒點剛性兒，賭氣的教他拿了去。你既自己說人不中敬，咱往後就別再相敬，咱看誰行的將去！下人們都聽著：以後叫他薛奶奶，叫我奶奶，不許添上甚麼『童』字哩，『銀』字哩！」

素姐從屋裡接紐著個眼出來，說道：「我從頭裡聽見你象生氣似的，可是疼的我那心裡說：『緊仔這幾日他身上不大好，沒大吃飯，孩子又啞著奶，為甚麼又沒要緊的生氣？』叫我仔細聽了聽，你可惱的是我。你說的那話，可是你自己聽的，可是有人對你說的？我就是癡牛木馬，可也知道人的好處，我就放出這們屁來？咱姊妹們也相處了半個多月，你沒的不知道我那為人！要是他兩個，我越發誓也敢替他說個。你見他這們兩個媽媽子哩，在家裡可那大鄉宦奶奶小姐娘子夠多少人拜他做師傅的哩，可是爭著接他的也挨的上去麼？他模樣著這是好人，人孝敬他些甚麼，他才肯收你的哩。你要是有些差池的人，你抬座銀山給他，他待使正眼看兒哩？家裡住著片青雲裡起的樓瓦房，那糧米成倉的囤著，銀子錢散在地下有個數兒？你見他穿著粗辣衣裳，人也沒跟一個哩！他不穿好的，是為積福；不跟著人，是待自己苦修。你知不道他淺深，就拿著他兩個當那挑三豁四的渾帳人待他，這不屈了人？他兩個倒只再三的囑付，說：『你二位，我也不知道你是怎麼稱呼，誰是姐姐，誰是妹妹。』叫我說：『我大他十來歲多，我是姐姐。』他兩個說：『真是有緣有法的，別說性兒相同，模樣兒也不相上下。』我倒還說：『我拿甚麼比俺的妹妹？他先全鼻子全眼的，就強似我。』這就是俺三個在屋裡說的話，誰還放甚麼閒屁？我料著要是你自己，可你沒有聽差了話的。情管不知是那個混帳耳朵聽的不真，學的別了，叫你生氣。不論有這話沒這話，只是讓進他兩個往屋裡去私意說話，就是我的不是。妹妹，你怎麼耽待我來，合我一般見識？我與妹妹陪禮。」素姐連忙就拜。寄姐道：「你沒有這話就罷呀，陪甚麼禮？」素姐道：「妹妹不叫我陪

禮，你只笑笑兒，我就不陪禮了。你要不笑笑兒，我就拜你一千拜，齊如今拜到你黑，從黑拜到你天明，拜的你頭暈噁心的，我只是不住。」寄姐見他那姿勢腔款，不由的笑了一聲，也就沒理論罷了。

掌燈以後，寄姐又開了宅門，出去看望狄希陳。那狄希陳越發渾身發出腫來，疼的只叫媽媽。寄姐說道：「那兩個老歪辣，你合他也有帳麼，填還他這麼些東西！就是你掙的，可你也辛苦來的，就輕意給人這些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天爺，天爺！這話就躁殺人！咱也這們幾年了，難道我的性子，你還不知道？人要不挖住我的腮，上鍋腔子燎我，我是輕易拿出一個錢來？他在旁哩當著那兩個老私窠子，雄糾糾的逼著問我要，若是你在跟前，我還有些拄牆，壯壯膽兒。你又不合他出來。我要打個遲局，他跳上來，我還待活哩麼？他自己就夠我受的了，那兩個惡貨，都是他一伙子人，我不拿著錢買命，沒的命是鹽換的？」寄姐道：「我一來也看不上那兩個老蹄子，怕見合他出來；二來小成哥子咬著奶頭，甚麼是肯放。兩個老蹄子在他屋裡，不止挑唆叫他打你，還挑唆叫他降我哩。他說已是把我降伏了，不敢能呀能的。老蹄子說：『正該，正該。人中不敬，弔不中弄。』你說這不可惡？」狄希陳道：「你自己聽見麼？」寄姐道：「他三個屋裡說話，伊留雷媳婦子合小河漢在窗戶外頭聽的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何如？我說是他挑的。在家沒的沒打麼，可也沒有這們打的狠。以後你要不替我做個主兒，我這命兒喪在他的手裡。常時在家，他才待要下毒手，娘就護在頭裡；娘沒了，爹雖自家不到跟前，可也是我的護身符；劉姐也是救星，狄周媳婦也來勸勸。昨日就叫他盡力稜了一頓。留著我，你娘兒們還好過，別要合他擰成股子。」寄姐道：「你只怪人，再不說你，那不是冷了人的心？昨日不虧我撞甚麼似的撞進來，今日還有你哩？」狄希陳道：「不是說你合他擰成股子打我，只是說你別要理他。我見你這一向下老實合他話的來。」寄姐道：「你可怎麼樣？」嚴婆不打笑面」的。你沒見他那姿勢的哩？他明白合二個老歪拉一問一對的說了我，見我知道了，他剛才那一頓蓋抹，說的我也就沒有氣了。你只以後躲著他些兒，你拿出在船上待我的性子來待他，也就沒有事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他的龍性不同得你，一會家待要尋趁起人來，你就替他舔屁股，他說你舌頭上有刺，紮了他的屁股眼子！」

狄希陳正合寄姐講著話，小選子進來說道：「送那兩個老婆的人回來了，呂書辦待自家稟爺甚麼話哩。」寄姐就起身進回衙去。不知侯、張兩個怎生送到船上，曾否渡過江去，呂德遠要稟甚事，這回說不盡了，再聽下回再說。